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梦。他坐在村口的神树下……

柏油路上的 纸飞机

赵昕——著



命运的一次责任 岁月的点滴感恩 人之善良的那份至纯 都在这条路上

这条守望春天的路上，有我的勇气、
我的珍惜和我们的传奇。

望着神树，我不再孤独。远方，铜铃声下人海茫茫。我在心里数，108……108……108步……

龙应台 北美崔哥 刘再复 江小鱼 严家炎 李洱 钱理群 徐则臣 梁鸿 联袂推荐

 西苑出版社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柏油路上的 纸飞机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梦。他坐在村口的神树下……

赵昕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油路上的纸飞机 / 赵昕著. — 北京 : 西苑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151-0434-8

I . ① 柏… II . ① 赵… III .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8328 号

柏油路上的纸飞机

作 者 赵 昕

责任编辑 李 涛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 (东区) 14号楼

邮政编码 100102

电 话 010-57280420

传 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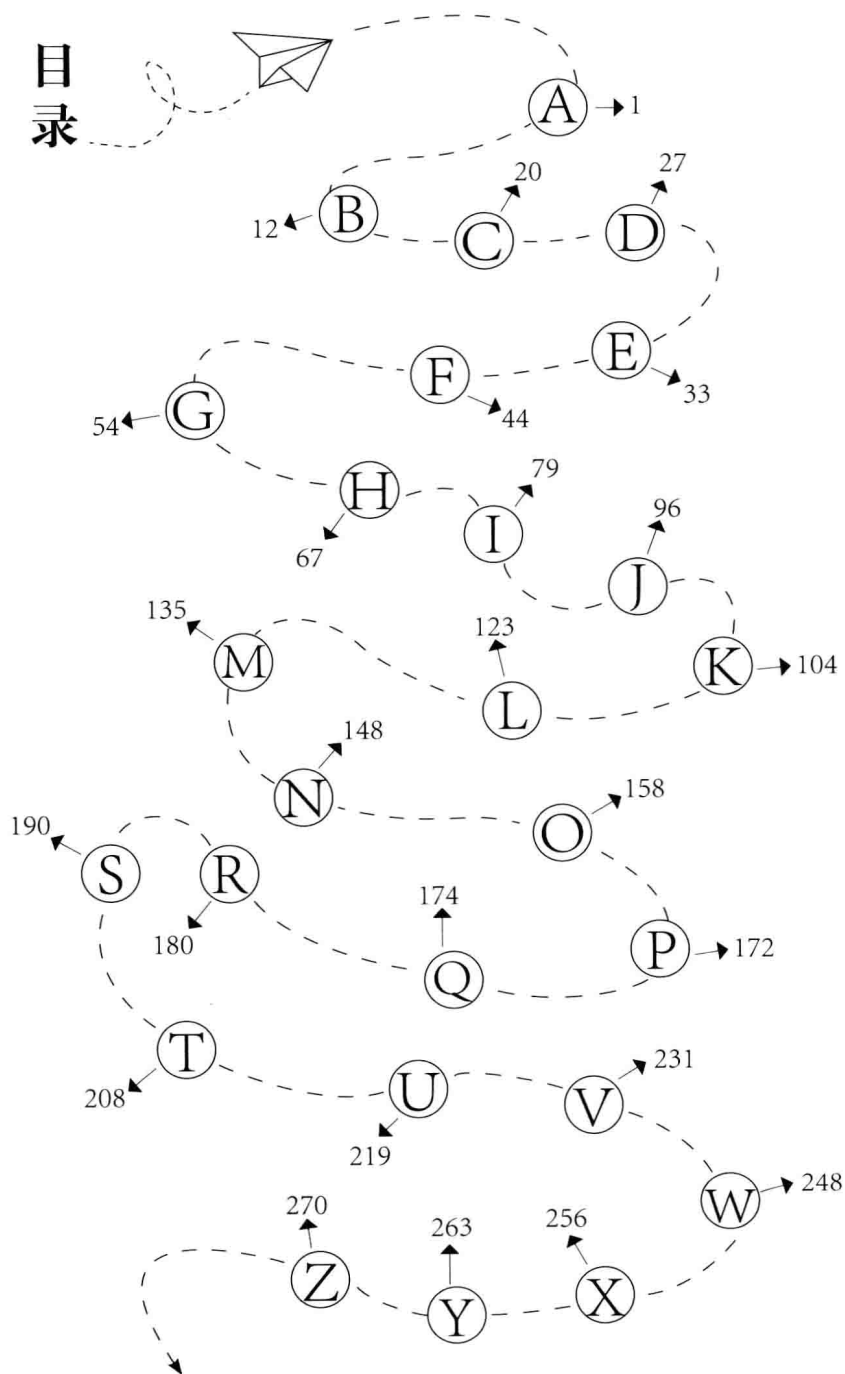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51-0434-8

定 价 32.0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第二十七个英文字母 ... 272



牛在半山腰的时候，“哗啦啦”的铃铛声就沿着它开辟的那条小路早早地爬上了坡。它贪恋鲜草而不顾陡峭的路只有一脚宽，这个宽度对它支撑起线条分明的腿的摆步来讲算是够用了。随着摄入源源不断的青草，那肚皮贴得大地更近了，慢悠悠的步子踩着声声咀嚼，给了大山宁静外的生机。

活在这里的人就像山神撒下的一把种子，藏着奇人奇事，长在这里的畜生也顺带着多了三分灵气。

放牛的女人走到一半就不敢再往上走了，可她拉不住牛。这牛真是倔，每回都得上山顶转一圈才安心，女人心想，这是在替她看望哥嫂啊。见畜生这样，女人动了心也想上去，刚走出几步，身后的半山腰传来了“咳咳”两声，她家男人那个脖子直挺挺地伸着，女人赶紧拍拍大腿，追牛，俺是去追牛！然后心有不甘地扫过山顶那个房子，看着牛天不怕地不怕地下来。跟在它后面，女人的心事更重了。

这条路在山狗多的时候，人也走，就像是大山特意给山腰那座泥房子伸出的一条舌头。舌尖托着残壁的土房，不嫌弃，也不额外地眷顾。

这大山生得宽广，漫山遍野的树想紧紧地去抓牢山的心。可山的心不在这儿，它浓缩了一切精华，都给了山脚下的那棵树。站在山顶往下看，唯独那棵树生得蹊跷，它来得比那头牛还晚，却直上云霄。那副生就沧桑的样子，好似俯视了多少人家的祖祖辈辈，山沟沟里长出奇树，世世



代代都跟着增了福音。

树蹿高的第二年，村里就添了一件喜事。那天，太阳刚露出地平线，一个娃娃，伴着牛的咀嚼声在山顶出生了。他似乎知道窗外的等待，朝着那个方向哇哇大哭。“哞……”牛的叫声盖向大地，震荡在山谷，回声四方。这个孩子的命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他出生的第二天，就被抱下山，藏在了半山腰的那户人家，从山顶到山腰，女人不用在牛重复的这段路里去惦记什么了。冥冥中，老天在更近的距离中，安排了男孩与神树过早地见面。

男孩当时出生的村子叫柳芽村，后来，村落相并，名字也是加加减减，最后落得了山西省一个偏僻得无人问津的小村子。许多年后，这里走出了富甲一方的大老板，可那个老盯着自家女人的男人却没能混上“煤黑子”鼓鼓的钱袋。这一座座的大山，一声声山崩地裂的巨响，让这里生长着如黄土普通而又不可或缺的故事，而这其中的一大部分都会因为男孩而被掏出来，一一晒在阳光下。

在他能跑着上山的时候，老牛像是等来接班人似的再也走不动了。到底是谁苦苦等来了谁，山里人总把它归于降生的因果。因，是天注定。果呢——从那间土房到村口这棵参天神树，男孩的小脚丫整整迈出了108步。

柳芽村的人都说半山腰的土房不知哪辈子惹了河神，睡在这房里的女人愣是被“疖蛤蟆捂了子儿”——生不出娃。虽说这同村乡里乡亲的都是一个祖上，可谁家有个大事小事也免不了背后叨咕两句。女人的汉子，是个瘸子，这话顺风刮进他的耳朵里，就跟成天有双眼睛挂在裤裆似的，贼贼地盯着那里面的家伙是不是还好使。也就莫怪了这话逢上他的瞬间，他扔下锄头时那般地歇斯底里了。

他家老出邪乎事，连他家的牛都跟别人家不一样。也是那一年，他想挣钱，就跟着村里人一起进了黑洞洞的煤矿，都说牛长三只角，家里会出大乱子，他不信，出门前还看了一眼那头牛，什么事都没有。也就是那天的晚上，牛的脑门儿上多出了一只角。

他下了黑洞洞的巷道约摸已有一个多月了，钱挣得是真快，他上了瘾。这天，他跟往常一样，跟在老辈的后边，前面的人正哼着曲儿。谁也想不到灾难降临，一声巨响，人瞬间四分五裂。眼瞅着一股气流朝着他扑过来，奇怪的是，太上老君居然还给他剩了一口气，他被顶出了十多米。当时意识还清醒，一抬头，面前的石头渣里贴着一大块人肉，他的魂都吓飞了，早不知道身上还剩下什么是自己的了。他想爬出去，按常理，瓦斯爆炸几乎人就得全完了，他想好着出去，得看矿下的尊神放不放，他爬，却使不上劲，骂了一句祖宗，正对腰的一块石头就砸了下来，他“扑腾”趴在了地上。矿外，响起了成片的警报声。

人们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像他这样，擦着鬼门关的边，也算比阳间的人多长了一次见识了，这话当然是玩笑，他却不当，记心里，记骨子上，记在每天鸡叫前那条瘸腿钻心的疼中，慢慢地，村里人发现他的头低了下来，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听到别人议论他时满脸爆着青筋，人们都说他在底下看到那三位尊神了，太上老君、山神和土地爷到底是把他怎么着了？

出事的当天晚上，矿上领导在安检人员里挑了一个小伙子，他拿了红，等着子时一到，在矿口挥着小棍把一只大红公鸡赶了进去，一边打着它一边念着咒，公鸡在前面边走边叫，传说这样就能把那些找不到路的亡灵全领上来了。

跟男人一起活着出来的还有几个人，那几个人天天祭拜太上老君，逢面就问，你烧香没？

男人抄起手里的家伙，还他妈给他烧香？让你爷爷俺先打折你的狗腿！

女人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脾气就怪，现在，那脾气更吓人了。他疼啊，疼得整宿整宿地睁着眼，睁着眼他就想，死在黑洞里，人都不是人了，想起那露着白骨牙子的手掌和那黑不溜秋成了炭棒的人他就怕，怕得生了恨，他见过杀猪宰牛，活烧蛙兔，就是没见过人在他眼眉前，被凭空大卸八块。

经了事儿的人变得令人冒冷汗，他老拿一个棍子杵他看见的所有活着的東西，几条肥大的蚯蚓，几只从鸟窝掉下来的雏儿，坏孩子毒也毒不到他这份儿上。他专把蜗牛从壳子里拽出来，再贴满板砖，然后举起砖按在墙上使劲碾，真是应了老话，鹰鼻鹧眼不可交，矮子杀人不用刀；瘸子斗不过一只眼，一只眼斗不过水蛇腰；仰面老婆低头汉，红心萝卜独头蒜。

腿瘸了，又没娃，他还不疯？疯狗一样追着满村的人咬，他咬他的，柳芽村的人还是忍不住纳闷这家人没儿没女到底过啥呢。

女人正端着面盆，见男人拿着菜刀对着牛磨，手里的盆子一下掉在了地上，哭着求他，咱就这一头牛，你就行行好，行行好吧！

日子本来就难，这事那事的又让女人摊上，她这成天心里“怦怦”地跳，早上到河边拾野菜，那张坠满了哀愁的脸蹭着那些整天东家长西家短的眼皮子。她挎起篮子沿河边匆匆地走，尽量拉开那些人的注意力，闲言的唾沫星子可不饶人。她越走越快，越快越被那些人放大了声儿地笑。这当儿，她的男人出现了，接下来的一幕幕……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打架有的看，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打架也有的看，一个男人追着一群女人那就不能看了，总之，最后河边剩下的就全是飞在石头上的衣服和倒了的被河水冲走的木桶了。

被迫到远处的人们不服气地叉着腰，咂吧着嘴摇着头，扯着嗓门嚷道：“铁焊的裤裆，没救！”

家家户户冒烟的时候，他的气还没撒完，那样儿就像得了羊癫风，鼓起个腮帮子前前后后地打转，鞋底捻得地跟着火似的直扑腾土。不知他怎么就扫上了墙边的木桩，撞撞地走过去抓起来扔在了炕上。那木桩是去年春天垒猪圈顶棚剩下的。女人看着那落满尘土的木头，瞬间那木头就像带了电，女人吓得缩回炕角儿，拼命往墙里扎。男人到院子里转了一圈儿，进屋的时候拿着绳子和铁锤。女人蒙起被子，“砰砰”声穿透棉絮，她哆嗦成一团，怕那砸炕的声响预备着什么，又怕那声响突然停了开始干什么。两个木桩子被实实在在地钉在炕上，男人把锤子往地上一

扔，一把拽过女人，拉着她的手腕子硬往麻绳子里套，套牲口似的扯紧那根固定在窗沿上的活绳。任凭女人怎么挣扎，几脚上去，她变成了一个准备受刑的犯人，被仰面拴在了炕上。男人甩开膀子一巴掌下去，扇得窗户纸都跟着颤抖起来。女人的手腕被绳子磨得淤青，红肿的地方禁不住一层吹弹间就擦破的皮，没几下便染了一炕的血。

男人发狠咬得嘴唇出了白印子，手下还是不停地往死里打，不知打了多长时间。女人昏了过去，他也累了，甩甩手仰脖子一躺，顺过来一壶酒，歪歪着滋滋地喝，喝得房顶打转儿，喝得浑身比气得还发麻。迷迷糊糊，他瞥见了女人敞开的花布袄，那两团白花花的肉，让他脖子根呼呼地发热。他把酒壶甩手一扔，一口酒如雨般喷洒在女人的脸上。女人惊醒，他就是要让她醒，他扯开裤腰带，让她醒着看着他做那事，发疯地告诉她，他那玩意还管用！不管她怎么反抗，男人趴她身上折腾到公鸡打鸣。

那以后，女人就再也不敢出门了。直到男孩出生的第二天，她这个当姑姑的，才被那随之而来的一声噩耗拽出了门。

她冲向山顶，不顾一切地冲上山顶，她对着大山倾尽全身的抽泣，哥，你咋就不等妹呢？俺对不起你啊！哥！

女人一边哭，一边往上冲，一边冲，一边骂，这是她嫁给男人第一次这么大声地说话，这么大声地哭喊，似乎她这些年都像哑巴一样地活着，她，太憋屈了。

女人把男孩裹进怀偷偷抱回了家，悄悄藏在垫得软软的木箱子里。孩子天生一张漂亮的相儿，浓眉大眼，惹人喜欢，娃，你是淌着俺血脉的娃！男孩儿含着面糊糊，嗓子眼儿堵不住脆生生的哭。

说来，这娃命还是不济，爹和娘是在他出生的当天死的，为了这娃，到底，姑姑是怕那没血性的男人的，她怕留不住侄儿，哥嫂的后事含着泪草草了事。她想着这么喂饱了娃，娃还不能安生地活下来？可这小嗓门像是唱顺了山曲。屁大点地儿，到了还是把男人招来了，他打开箱子，一见里面躺个嗷嗷大哭的娃，顿时满脸煞白：“给我扔出去！给我扔出



去！丧家的鬼胎！”

村里人的话茬儿开始戳向这个孩子，斜楞着眼盯着他家的门槛，嘀嘀咕咕说男孩跟着阎王爷投的胎——命硬克人，老远躲着他们家，躲着他浑身是病的姑姑。

男人独，那些年，他不让女人和娘家走动，即便几步山路，山顶也绝不能见得女人的脚印，现在哥嫂的孩子进门，这间破房，从此更不消停了。房前的杂草似乎为了挡住那没日没夜传出来的打骂声，蹿得越来越高了。

女人稀罕这个娃，她就是死也得守着，当地有个习俗，只要孩子生下来老哭闹，就抱着孩子在村口转悠，碰上哪个外姓的人就跟他姓，姑姑不怕别的，就怕这孩子难养，碰巧孩子出生那天来告诉她这个事儿的人姓许，她就给老天爷的这个恩赐取了一个结实的名字——许小山。

小山懂事早，姑姑就老说些大人话给他，你爹你娘把一辈子的命都给了你，身上带着三条命的娃，长大了可了不得，姑现在苦点，以后盼你成大气候！你要像咱这里的山一样，不让任何人欺负，被压倒，你是老天许给咱家的宝，是姑的依靠。

姑的话算是没白说，小山打小就爱翻一本爹娘留下来的小人书，那上面有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他看着上面的一百零八将，空手比画着挥大刀，俺也要跟他们一样，当英雄！

一百零八，在他睡不着的时候，变了天上星的爹和娘，就一只一只地在他脑子里摆小羊羔。

一百零八，姑姑抱着他站在树下，嘴唇贴着他的耳垂儿：“小山，这是一棵神树，以后等姑死了，还有它能保护你。”

一百零八，一百零八……树，一动不动地等着他，每少一步，男孩都撒欢似的跳起来去迈下一步。可这一次，已经长大的他，看着一段段变短的距离放缓了步子，当倒数到一的时候，他不走了，回过头，身后是他寄居了十年的家。

此刻，太阳撒给了地平线半个光圈，村子的上空集聚了一团朦胧的

橙黄。他看清楚了，那是冉冉升起的袅袅炊烟下残存的一抹夕阳，这一线光只要还在，今天——就还在。

烟，飘得真远，入了云，大大方方地熏熟了天上的白。

这棵比台南上千年的榕树还要粗壮半圈儿的大树，望着自己统治着的十里方圆，承接着重天的阳光和雨露。在这里，一坐就是万年，没有人能讲清它真正的来头。

倒是老人们总在树下娓娓道来……

传说，当年突然飞来了一只大鹏，蹲在村口的高梗上五天五夜水米不进。村里有烈性的猛牛和狼狗远远地耷拉着脑袋巡视了一圈又一圈，就是寸步不敢往前去。第七天的时候，只听天际一声长鸣，大鹏开始展翅，围着村口巴掌大的一小块地儿，神将般的盘转了三圈，眼神儿好的小伙子见一滴水样儿从天而降，入地便化了一平方米的土。这日黄昏，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唯独那块黄土的颜色不变，泥水像被引入了渠，听命似的绕开那块地。人们顶着蓑衣冒雨围上来，都以为是什么咒语被放逐进这个村子，跑回家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平时吊在梁上的好存货，撑足了肚子才甘心地爬上了炕，望着窗外的几点星，不安而又任命地等待着随时可能到来的山崩地裂，各家尽说着一辈子收尾的话，手拉着手紧紧地让掌心贴着掌心。三更过去了，天地间没有一点动静，大家麻木的眼皮渐渐迷迷糊糊地对合到了一起……

雨过天晴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上午了，醒来的人们揉着哭肿的眼睛从院落里跑出来，那块神奇的土地上出现了一棵直上云霄的参天大树。

从那以后，没有人再见过那只吐树芽儿的大鹏，可仰望过它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只神鸟，就像这是一棵神树一样。

男孩觉得这棵树太大了，像猎人枪眼里一只健硕的牛犊子，又像那老到不能自卫的暮年山羊，他在脑海里给大树削了几个叉儿，可它依旧那么大，甚至比原先又长了一圈似的，他心中的不安更强烈了。

这段日子，东村几个二把刀的大小伙子琢磨锯开树根数数年轮的事不胫而走，传进村长的耳朵。当天晚上，他摸黑敲开了三扇门，子夜时

分，随着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掩上木门，一声震耳的闷钟也从夜幕深处向大地散播出黄铜的霸气。

人们聚集到了神树下，三根手杖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怨气透过黄土一齐向四周发散出震颤的咒语：“这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谁要是大逆不道，毁了神树的庇佑，谁就是全村的罪人！我是老了，可我的眼睛还没瞎！就是瞎了，头顶还有老天爷瞅着你们呢！”

人们不禁仰起头，如水的明月裹着曼舞的嫦娥，带着对人间的思念与玉兔一起守着那片天边的寂寞。月间的云将月盘托活了，迷离的月色笼着冰清的嫦娥，夜夜伴着繁星悬于神树之上。

人们不约而同地拱手拜向了神树，八月十五前的月光，将整棵树裹在一层神秘的奶白色之中，树枝上的几只铃铛迎着漫天的星影将日月精华紧紧收拢，左左右右摇摆出天地之灵气。这一年，村里除了添了几个娃娃，没办过一件白事，村长乐呵呵地挨家送了红绳铃铛，等着八月十五这天，给神树系上团圆铃。他老说自己老了，怕等真的看不见了的那一天，有人打这棵树的主意。他不知道，村里头有个娃，树的根早就深深地盘绕了他的心。

要说它是神树，还真就有个邪事儿，别的树不管晴天雨天，树下都是湿漉漉的，唯独这棵树，好像不吃水似的，总是干松松的。按理说，水生木，可这棵树偏就克了水，像是当年大鹏那一滴雨露喂足了一般。

村里的老人有段时间常常做梦，醒来就围着村子说：“这棵树上长着一双眼睛哩！”从此，抡起的锄头让地里的庄稼愈加五谷丰登，勤劳的人们平静而祥和地喜迎着每一天，那双周公道出的慧眼好比一把亮剑，给家家户户的日子都擦出了一道从未有过的霞光。

慢慢地，外村的人也知道了这是棵神树。路过的人常常驻足，缠绕在树干上的红绸将满树繁铃束于聚拢的枝杈上，让那宁静的树根感受着自己的慢扭腰肢。在外人看来，这些土生土长的人们因了这棵树，活得逍遥了。

到了晌午，男孩一准儿变个树体的果子藏在杈子上，今天他迟迟着

到现在才来，心里还是放不下，他站在树底下仰了半天的头，才顶着没了天边的日头爬上去。别人用皮爱这棵树，他用肉，别人用筋，他就用骨，别人用上面的铜铃铛，他悄悄用自己几年来的一百零八步。

枝丫搁着他的小肋骨，总像梦里妈妈骚动的指头，他拉过来几条枝子在脑袋下垫起了厚厚的树叶，睡着睡着就闻到了母亲的乳香，那翠绿的、黝绿的饱有足足汁儿的叶片软软地，像妈妈的胸脯，在他临行前，堆了满心口窝儿的绵绵忧伤。他掀起一片树叶拿到眼前，明天我就要坐汽车离开大山，离开你，到城里去了，你还没进过城呢吧？听说城里能上学，还能挣好多钱，挣了钱，我就能买铃铛了，我要买你身上还没有的最大最亮最响的铃铛！男孩摸着离他最近的一个小小铜铃，看着看着，眼泪就“哗啦啦”地打在了树干上。



玉良想起柳芽村的那棵树，心头就如蔷薇盛放。他想，我会不会见到它的第一眼，所经的一切山川雄奇，一切花草繁秀，都被泥土卷起来呢？如果我就是小山说的那棵树，路过停歇的鸟儿会不会舍却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与我一起长进树里？

我想见到你，见到还能支撑我活着、像树一样活着的你。见到你，我范玉良就坐在树底下——不走了。

积蓄了近四十年的皱纹总算在玉良的脸上显现了它的威力，它远远地超越了同龄人的深度、长度和数目。玉良闭上眼睛，那片土地，还有那个小男孩，都是那年秋天的事了……

护士推着轮椅走到窗前刚刚能看到落日的位置，蹲下来温柔地面对这个连发型都显得比常人保守的人：“叔叔，这里可以吗？”

一张点缀了与年龄不相时宜的、只有腐朽的南瓜才会出现的那种近似霉斑的星星点点的脸，不散表情。齐短而无分印的发像极了一块长满苔藓的木头。护士对着那双深得发空的双眼依旧微微一笑，起身转到轮椅两边，踩下了轮子上的固定器，又走到窗前，拉开了那层雪白的窗帘。一片柔和的光随着窗帘铁环的“刷刷”声，暖暖地落在了玉良的脸上。那聚焦了岁月，被痛与煎熬抽缩了的嘴唇，紧闭着过往的是是非非。

在他能动弹的时候，他却没有此刻这么强烈地想去看看那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子，从他在鬼门关跨过一脚后，萦绕在心头的念想，痴痴得就

似当年，那等待，越发深了，勾陈出了那股亮烈的缠绵。他是如此地想那棵树，想树上的小男孩——山啊，下来吧，这树太高了！山，你别再往上爬了，鸟儿都被你吓飞了，小山……

斜下的夕阳将玉良脸上的黑斑打上了高光，被照得干净的脸上多了一丝舒缓，这个光度正好让他可以睁开眼睛直视着太阳，那对儿过滤了岁月的睫毛在被暖阳拉长的时候，他的眼里出现了一丝宽容。多少年了，雨彤走后……女人的手啥样？女人做的饭啥味？玉良的眼皮不听使唤地松了下来，脑袋里转来转去的这些烂芝麻让他没了刚才的那份神往。太累了，我该睡一会儿，在我没醒之前，雨彤你过来，再搂搂我，陪陪我，好吗？

雨彤一手叉腰一手举着饭铲子，生气地把锅拍得噼里啪啦乱响：“瞧你！吃个饭，还得‘戴眼镜’，专挑没鸡蛋的！我非把你这个臭毛病给扳过来不成！”玉良睁开眼，天边，肉眼察觉不到的那枚移动的“蛋黄”已经谢了这一整天的回忆。他闭上眼睛，一滴泪顺着眼角悄悄流了下来。

“饭桶你输了！鼻子上贴条！”雨彤伸出舌头拿起一块剪开的卫生纸沾了口水，一下糊到了玉良的鼻子上。

玉良嘬起嘴来，唇间的风将纸条高高吹起。

雨彤爱开玩笑，玉良平时呆得像木头，她就老喊他饭桶，不喊饭桶的时候，就喊老范，总往老里叫。雨彤翘着兰花指，数着玉良脸上贴的卫生纸：“一条傻，两条愣，三条呆，哈哈，再让你笨上加笨！”雨彤又舔了一个纸条按在了玉良的脑门上，然后手舞足蹈地捧起桌子上剩下的卫生纸高高地散向了空中。

“摔着喽！”玉良将妻子紧紧揽在怀中，两个人脑门贴脑门……

这已是他能直立起身子以来，要求护士第七次把他推到这里了。他看了七个黄昏，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应该沿着那最后一道余晖走进他眼睛能看到的那个最远的天边。可每一次，眼中的泪重新冲开了他丈量的那段距离，心就又孜孜蔓延开来。当他认定就是那里的时候，黑暗之中莫名的恐惧悄悄把他拉向了病床，他不得不痛苦地躺下，没多会，又挣扎